

烟雨寫亂

黃水玉
書



真诚会带来快乐，
魔鬼也有天使的一面。
用天使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魔鬼也会因你而改变，
最终的快乐，往往来自于最初那一个美好的信念。

因为透明，看他人的眼光也会透明；
因为单纯，所以永远不会去猜忌；
因为真诚，所以常被人误解为虚情假意；
因为执著，所以被爱伤得伤痕累累。
但我依然相信，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真善美，存在着爱。
这，就是我。



此书写给我的家乡，写给我的亲人朋友。写给所有像我一样依然
还在为梦想坚持奋斗的人。写给所有像我一样依然为爱情等待和付出
的人。此书写给你。

岁的那年夏天，她依然“和几个比我大的女孩像平时一样下河游泳嬉戏时，一位在河边用木棒捶洗衣的大妈冲我们大声地喊道：‘娃娃们，穿上衣服喽，有人在树林里偷看你们！’从小习惯不穿衣服下水的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开始相互打量对方，这时我发现大我两岁的小姐姐，胸部鼓出了小包包。我调皮地用手摁了摁，她立马潜入水中，嗔怪着：‘你干吗？会疼的！’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女孩跟男孩有了区别，第一次看见与我一同长大的女孩，因身体变化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哈哈，读到此，你定会扑哧一笑，水一样的女人哦！

“一口气读完你的书，你走到我的面前，带着沱江沅水的湿润和灵性。外婆与你爱过的男人，一个盘坐在我的跟前，听她絮絮叨叨讲你儿时的故事；一个站在危墙之下，看他对你离去而无言地比手画脚！我想，那天对阿朵的求爱，如果不是在酒后，如果不是我愚蠢的忘性在第二天见面时不知你是谁，该有多好！哈哈，让我以文赎罪，以文还债吧，也许是前生欠阿朵的债。哈哈！”看完阿朵的书稿后，我很赖皮地给她发了这条短信。

在所有的异性朋友中，唯有敢与阿朵这么肆无忌惮地开

在首映上，阿朵让我说说感言，当着众人我说，这电影看得我心惊胆战，因为我从帅哥的身上看到我的身影。我又从银幕上的阿朵看到生活中的阿朵的内心。接着，又讲述了我与阿朵相遇在丽江时，我那丑不拉几的往事，惹得满堂哄笑。

善良美丽的阿朵从秀丽的沱江出水而来。那里的男人有血性，敢恨，曾用血肉之躯把侵略者横挡在那里；那里的女人敢爱，会让男人说：“尽管从梦里赶来，沿着我所画小堤一直向西走，这里地方狗并不咬人，不必在梦里为狗吓醒……”

走进阿朵的《烟雨凤凰》，在阿朵的旧梦里，时近时远的声音片段不绝于耳：儿时裸游的伙伴们戏水的扑通声，外婆推小三轮卖货的叫唤声，十七岁时暗恋小男生时深情的吟唱声：

你知不知道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就像喝一杯冰冷的水

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一颗一颗流成热泪

.....

梦中的阿朵还在烟雨凤凰中，生活中的阿朵却在城市高楼的窄缝中。每次接到阿朵的电话，“冕冕啊！”我总是嬉皮笑脸地回应：“朵朵葵花向太阳啊！”

其实，我宁愿可爱的“朵朵葵花向太阳”，依然在梦中！

孙冕 2012年2月3日 于宁波象山

自序

再见，湘西往事 文/阿朵

三年前，因为我上过封面的两本时尚杂志销量出乎意料的好，所以有出版商找上门来要为我出一本写真集，其所有要求就是：性感，性感，性感！而我唯一的要求是回到家乡，湖南湘西取景拍摄。来到北京12年来每当我说到家乡湘西时，被问道最多的关键词，前三名依次为“土匪”、“湘女”和香港人比较好奇的“赶尸”。对于这些本土的“特产”我聊起来也乐此不疲。

在我感官中的湘西，如同看着一只七星瓢虫，从我手背上爬到手心，是那样真实，动人，细腻，平常又神奇。你明明看见它打开五彩壳伸出了透明的小翅膀，发出“扑扑”的声音，可转眼，你又分不清这到底是梦想，还是回忆……也许是离家太久了，总有一种说不清的召唤，让我想把眼里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家乡，以我的方式来告诉所有不曾了解的人。应着保证性感的承诺，同年夏天，我带着摄制团队回到了我的家乡——湖南湘西，凤凰古城。

拍摄的时候正值炎热的六月，为了追求与众不同的效果，我们是翻山坡，钻岩洞、踏江水，过泥河……湘西地形复

杂，山高水深，是一块连当年抗战时期小日本都没能打进去的神秘土地。摄影师、化妆师和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被当地的蚊虫咬得满腿红包，连当时从北京来探班的朋友们也都没能幸免。大伙儿说是这里的蚊子“欺生”，我倒觉得是这里的小动物对外来客人过于热情的亲吻。在拍摄《小女初长成》章节中从岸上慢慢卷起衣裙走入河中那组照片时，不擅长游泳的我没踏稳脚下垫石突然整个人往深水里陷，一位灯光师立马游过来把我推上了皮艇，没想到的是我刚被拉上岸他自己却陷入深水之中，见到此景岸边上不会游泳的人们都一时间惊吓得手足无措。就在这时，拍摄纪录片的一个男孩扔下手中的摄像机，跳入河中迅速地把正在挣扎的灯光师救上了岸。然而男孩穿着仔裤英勇敏捷往水里起身一跃的感人瞬间，让我永记于心。

整个团队三个昼夜连续的拍摄非常辛苦，但又实在快乐得不得了。片子出来时，所有人都感到欣喜，因为这些照片绝不是在大街上报刊亭内随处可见的时装片。这次拍摄的记忆停留在了要离开古城的那个夜晚，大伙喝着米酒，对着沱江扯着嗓门高歌的画面。

很快，第一批首印的五千本写真从流水线上走出。但没想到的是书的设计、选图，包装，完全不像预期的那样精美，其质感看起来就如同火车站出口小摊上卖的情色杂志，很抱歉！对于有精神洁癖的我来讲，那看起来真的就有那么粗糙。这让我难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热情澎湃地站在家门口拍摄。它的重要性远超于我个人！在我的生命中有两样东西是不可以妥协的——我的爱情和我的作品。或许这两样东西注定无法完美，但至少我可以做到的是尽心尽力。我要的不是一本只为了展现自己身体的写真集，我要的是一件有意义可以性感的艺术作品。因此，在写真面世之前，我包下了首印的五千册，断然阻止了出售。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让我充满感情的图片。就这样，她们被我搁置在角落里，整整一年。

某一天，几个朋友在我的电脑里看到了这组图片，他们兴奋地说：“天呐！这是我们所认识的阿朵，这才是应该让所有人认识的你啊！”——是的，在那个生我的地方，穿上那样如我身体里长出来的衣裳，所有的性感，都因极度感性所流淌而出，来自有话想说，有故事想与人分享。“用这些照片出本书吧！”另一个朋友说。写书，这件事我是有计划的，我计划在我嫁人后有大把的时间，安静踏实地坐在家里，把我过去生活中那些精彩、丰富、疯狂、戏剧性的经历写成一本小说，同时在怀孕时还可以减少妊娠反应而不去找老公麻烦。可是目

应时期，开始写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

2011年春天，开始重新整理那组照片，挑选出一些日记做饵，勾写出我儿时湘西的往事，配上几乎同时期写的诗歌散文，表述我那时那刻的心情。

写书了，才发现这要比写日记、写歌词、写散文、写信所有事加起来还要难，历时半年，我在工作之余回到家里或不同城市的酒店，卸下妆就趴在桌前写作。有时累得拿起笔，木木的大脑什么也写不出来，有时写出来的一些东西等下次再看时，又觉得没什么意义而被废弃。我常常还会想，在大众的印象中我只是个外表穿着性感的小歌星，谁会去看“她”写的书啊！长期在娱乐八卦报纸杂志的浸染下培养的很多读者，只对曝出娱乐圈骇人听闻的猛料感兴趣，又怎么会对我成长中那些久远的小事，和细微心情的絮叨提起精神呢！也许根本没有关心，在那样一个山里有一群叫土家族的人，在天然的环境中出生、成长、恋爱、死去……对于我的书，大家最多不过打开看看里面的照片罢了，根本没有人会愿意看我这样一本书。

这时候，出版社负责这本书的编辑是几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她们对我说，“朵姐，看的我好感动，你一定要写一定要写啊！”接下来将近一周的时间，这几个女孩每天都来我家里围一圈坐在沙发上整理我过去写的散文和诗歌，她们喝着玫瑰花茶，聚精会神地听我写的《未寄出的信》，这个章节如名字一样选自几封过去我写好了的却锁在抽屉里的信。当我爱上某

个人，无法用语言或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信，这些手写的信不一定要寄给对方。当一段爱情没有了出路，剩下所有的心情终将只属于自己变成一个人的事。只是没想到，它们竟然会成为我书里的一部分。

听我读信的女孩们一会沉默一会笑，忘了多少次，当我读到动情处，她们眼里还泛起泪光。在那段时间我家变成了听故事会的聚点，这几个女孩的热情与信任推动了我写书的勇气。

到了12月，其实早已过了原定的出书时间，我被不断地催稿，这时的我又开始打退堂鼓，“谁会看啊？为什么要做我可能不擅长的事？”心里没谱导致了我的不耐烦。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文章我还没写透，还有很多故事没讲出来。与其这样，我想还是干脆留到我结婚生子后再继续写吧。这时候我亲密的一个工作伙伴，每天都温柔地对我说“亲爱的朵儿，我看了你写的书，我觉得好特别”，“你好会写啊”，“所有的人看了这本书就会感觉到一个立体的阿朵站在他面前”，“好多人都在等着看这本书呢”，“你的文字就像你人一样那么真实，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朵儿”，“知道吗，你这本书会影响很多年轻人”。这些甜蜜的话语起了作用，虽然我并不清楚身边的他们是因为喜欢我还是喜欢我写的书。其实女人和艺人就像孩子一样，关键时刻真的是需要哄的。其结果是，我用了整个平安夜写出了这篇序。

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滋生了一个小心思。每次回老家都得先乘飞机到张家界，然后再坐上车回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家里。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每当看到窗外一路上的山脉，河流，人家；路过河边孩子们在欢笑声中打着水仗；路过夕阳下远山牧童放牛回家；路过一排排炊烟袅袅的木房子；还有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我都会想一个人，那是我生命中还没到来的他。我想带着他去踏一遍我成长的每一个地方，给他讲在那里发生的故事，带他去品尝湘西吃不尽的美食，还有去见那些爱着我的人们。我有些着急，急的并不是自己的年纪，而是担心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这些自然朴实的画面还能保留多久？我担心来不及与相爱的人分享，不希望这美好的景象，只孤独的存于我一个人的脑海里。

随年纪越来越大，做什么事反而不像小时候那样总抱着远大的志向出发，常常是想做的，就去做了。女人的小心思，导致我多了一股力量坚持完成《烟雨凤凰》这本书，我将带着所有打开这本书的人一起旅行回家，我心里想啊！也许某个正在看此书的人，就是我生命中将要遇见的那个他。我的人生不留意的已过去了三十年华，让我们未见面先在这本书里开始对话吧！

我能做到的，是我写出的字与付出的感情一样坦诚。如《开在水中的云朵》里所写，“在青山碧水中沐浴的土家女子，将自己美丽与哀愁的皮肤，展现给落下来的阳

光，和雨水”。

有些美好的景象我也分不清那到底是我梦想，还是回忆，总之她就在那里。

此刻，感谢你陪我回去，去看个究竟。

阿朵 2011年12月25日 于北京

感谢

封面题字：黄永玉

特别顾问：宗 帅 曾鹏宇

艺人经纪：赵 雁

制作执行：何 瑶

造型师：老 黑

服装师：肖 露 肖 冉

人物图片摄影师：王溢點

景观图片摄影师：谢子龙 张黎明等

宣传执行：陈琪工作室

特别感谢：王端春 赵嘉若 李 妍 文 文

彭楚英 董小树 刘 聰 席朱睿

张幻巍 陈 清 杨 沐 梅芬芬 翟婧言

出版统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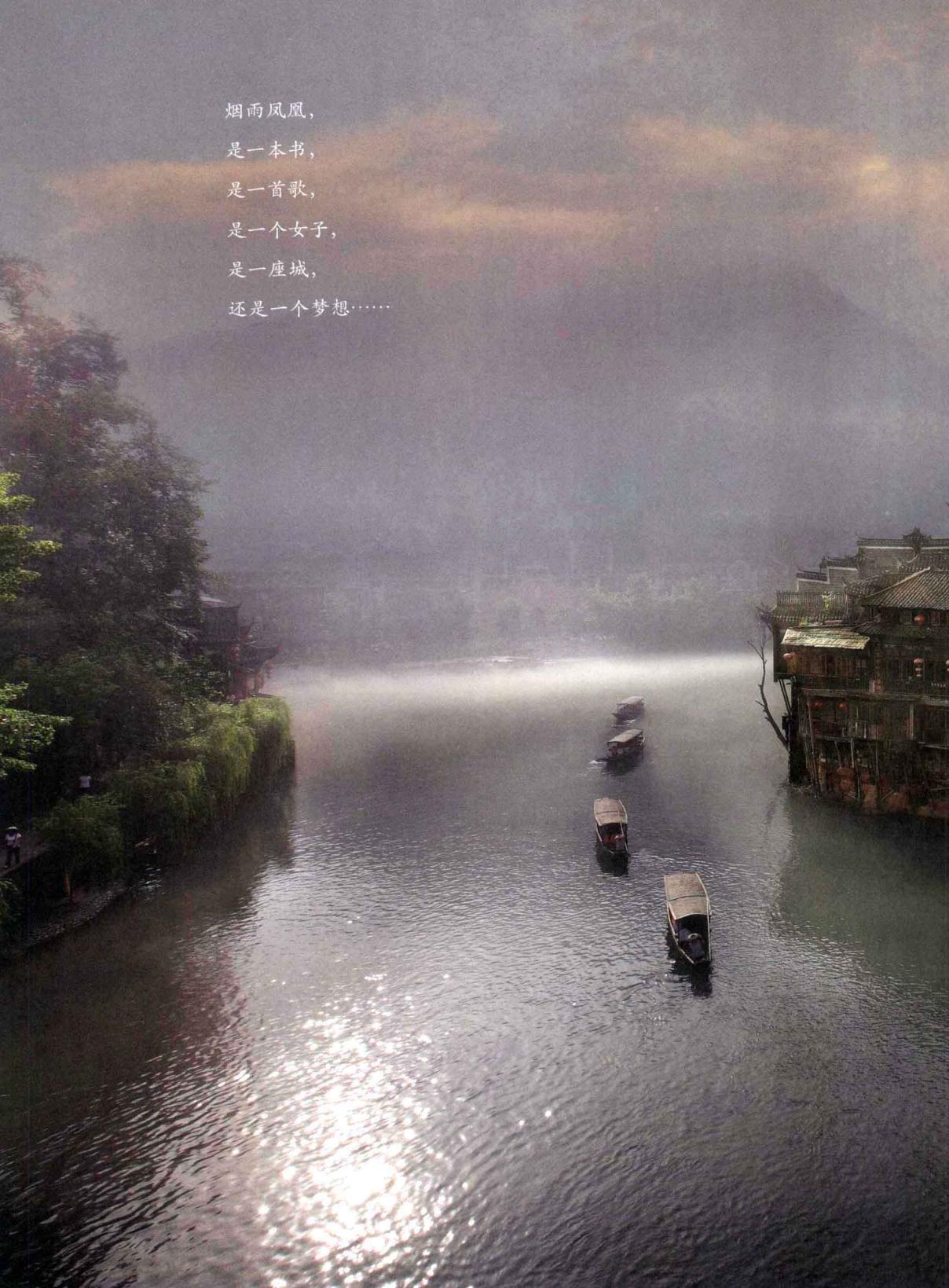
北京天下凤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imesDream
时代至元

北京时代至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阿古朵工作室

烟雨凤凰，
是一本书，
是一首歌，
是一个女子，
是一座城，
还是一个梦想……



YANYU
FENGHUANG 1

西兰卡普



西兰卡普

五彩丝线织成西兰卡普，织进妈妈对女儿的祝福。

织一幅牡丹花儿开，愿女儿富贵吉祥鸿运当头；

织一幅鸳鸯戏绿水，愿女儿生活甜蜜幸福。

横竖交织的五彩丝线啦，织不尽妈妈爱的情愫。

五彩丝线织成西兰卡普，织进土家女儿新的追求。

织一幅土家风情图，带给远方朋友深情的问候；

织一幅高山流水长，愿朋友常到山寨来旅游。

纵横交织的五彩丝线啦，织不尽土家儿女情悠悠。

五彩丝线织成西兰卡普，织进女儿对母亲的祝福。

织一幅百花争春艳，献给五十五个兄弟民族；

织一幅红日出东海，愿祖国复兴路上大步走。

经纬交织的五彩丝线啦，织不尽女儿爱的倾诉。

(摘自土家民族小调)

西兰卡普

土家族一直有这样一个代代相传的美丽传说。

相传在古代五溪之一的酉溪（今酉水）河畔，一个古老的土家山寨里，有一个叫西兰的土家姑娘，她善良、聪慧、勤劳、美丽，可以称得上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她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跟着阿尼（母亲）纺纱织布，等她长到花一样的年龄时，她的织艺已经是百里闻名了。

春暖花开的时候，西兰常常采来山上最美的花朵，玫瑰、玉兰、黄菊、月季、牡丹、桃花、勾藤花……将这些芬芳插在她织机前，伴着五彩织线，不分日夜地飞梭走杼，于是，一朵朵美丽的鲜花就这样带着热情盛开在西兰的布匹上。西兰手中的织线飞出了用情环绕的蝶，飘出了百花山峦里天边的云，流出了潺潺的溪水，织就令人惊叹的美丽世界。西兰灵巧的手，就这样把一幅幅艳丽的布匹，变成了令人称赞的“锦”，就如同土家族人生长出了特有的皮肤。西兰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相互爱慕的土家族阿哥，但为了生计（那时叫讨生活）阿哥远赴他乡赚钱，只等着回来迎娶西兰。

日子在西兰的指尖流淌过去。有一天，西兰问寨上的百岁老人：“爷爷，漫山的花朵都让我织到了布匹上，这世上还有什么美丽的花可以让我织呢？”



帕普（爷爷）说：“还有白果花！”

西兰不禁好奇地问：“白果花是什么样子呢？我在哪儿才能找到这种花？”

帕普答道：“白果花是四五月间夜深人静时才开的花，白天是见不到的。”

西兰等呀盼呀，终于等到来年的四月，她每天半夜起床，不畏夜寒风高、露湿衣裙，爬到白果树上等了一夜又一夜，终于有一天夜半时分，一轮明月从云缝里露出来，月光照在白果树的枝丫上，树叶在微风下婆娑地摆动，闪着亮光。

也许是被西兰的诚心感动，霎时，白果树开满了白果花。在月光